

新編五代史平話



新編五代史平話

中國古典文學出版社

新編五代史平話

出 版 者 中國古典文學出版社
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捌號
 (上海康平路八三號)

印 刷 者 新華印刷廠上海廠
 (上海大連路一三〇號)

總 經 售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

書號(1) 類別 文學—小說
字數 133000字 開本 787×1092 1/32 印張 8 1/16
1954年10月上海第1版——第1次印刷 1—20100冊
定價 5,800元

出版者說明

『新編五代史平話』，是宋朝講說歷史故事的說話人留下的一個底本。宋朝的說話人有點像現在的說書藝人和評彈藝人，他們各有專長，有講小說的，有講佛經故事及其他的。講說前代歷史興廢爭戰的事情，也是說話人的一種專業，名家很多，像北宋末年講說五代史的專家，名叫尹常。這種風氣，到南宋、元朝也很興盛。本書從它不避宋諱一點看，大約就是經過元人增刪過的本子，不會全是宋人的作品。

本書的取材，大抵都是根據正史，而且那種『編年』敘述的體裁，也顯然是正史的模仿。不過它的特點，却在於加入了許多有趣的民間傳說，使它變得豐富、生動，足以引人入勝。後世的長篇歷史小說，即由此演變而來。

現存的『五代史平話』是一個殘本，其中梁史、漢史均缺下卷；梁史目錄全缺，晉史上卷目錄缺大部分；其他文內殘缺的地方也很多。這書最早的刊本，據曹元忠說是宋朝的巾箱本（見書末跋語），但他說的這個本子今天已經無法看到了，據我們推測，可能即是元刻的偽託。一九一一年（清宣統辛亥），武進董氏誦芬室把它影刊了出來，我們現在所據以印行

BAC78/07

的，就是董氏的這個景刊本。

景刊本的俗文詛字頗多，前後用字也不統一（同一人名、地名，也常有變化），因無他本參校，故一概不動；但有些在今天已不通用的簡筆字，我們改成了正寫。殘缺的地方，我們未敢妄補，均用「□」號代表；殘缺較多、能約計出字數的，註明約計的字數；不能查出字數的，只好註明「原缺」。

我們把全書做了簡單的分段，加了標點，如有錯誤，希望讀者指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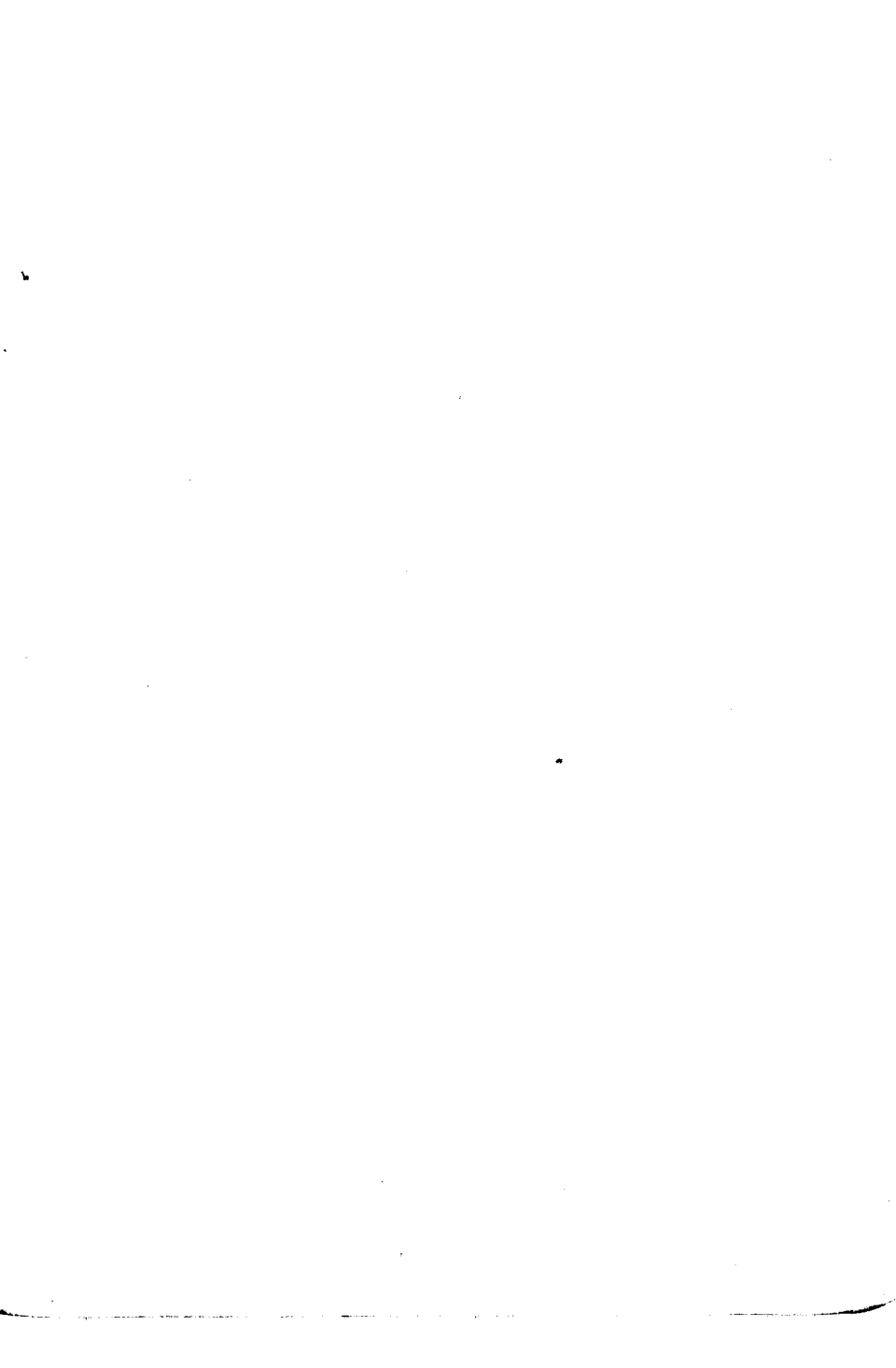
中國古典文學出版社 一九五四年七月

目錄

梁史平話(卷上).....	三
唐史平話(卷上).....	四三
唐史平話(卷下).....	七五
晉史平話(卷上).....	一〇七
晉史平話(卷下).....	一三九
漢史平話(卷上).....	一五九
周史平話(卷上).....	一八一
周史平話(卷下).....	二二七
曹元忠跋.....	二四九

新篇五代梁史平話目錄

〔原缺〕



新編五代梁史平話卷上

詩曰：

龍爭虎戰幾春秋，五代梁唐晉漢周。

興廢風燈明滅裏，易君變國若傳郵。

粵自鴻荒既判，風氣始開。伏羲畫八卦而文籍生，黃帝垂衣裳而天下治。作十三卦以前，民用便有個弦木爲弧，剡木爲矢，做着那弓箭，威服乖爭。那時諸侯皆已順從，獨蚩尤共着炎帝侵暴諸侯，不服王化。黃帝乃帥諸侯，興兵動衆，驅着那熊、貔、貅、羆、虎、猛獸做先鋒，與炎帝戰于阪泉之野，與蚩尤戰于涿鹿之地。鬪經三合，不見輸贏；有那老的名做風后，乃握機制勝，做着陣圖來獻黃帝。黃帝乃依陣布軍，遂殺死炎帝，活捉蚩尤。萬國平定。這黃帝做着個廝殺的頭腦，教天下後世習用干戈。

此後虞舜征伐三苗，在兩階田地裏舞着干羽，過了七十個日頭，有苗歸服。如湯伐桀，武王伐紂，皆是以臣弑君，篡奪了夏、殷的天下。湯、武不合做了這個樣子，後來周室衰微，諸侯強大，春秋之世，二百四十二年之間，臣弑其君的也有，子弑其父的也有。孔子聖人，爲見三

綱論，九法數，秉那直筆，做一卷書喚做『春秋』，褒獎他善的，貶罰他惡的。故孟子道是：『孔子作『春秋』，而天下亂臣賊子懼。』只有漢高祖，姓劉字季，他取秦始皇天下，不用篡弑之謀，真個是：

手拿三尺龍泉劍，奪却中原四百州。

劉季殺了項羽，立着國號曰漢。只因疑忌功臣，如韓王信、彭越、陳豨之徒，皆不免族滅誅夷。這三個功臣，抱屈啣冤，訴于天帝。天帝可憐，見三功臣無辜被戮，令他每三個托生做三個豪傑出來：韓信去曹家托生，做着個曹操；彭越去孫家托生，做着個孫權；陳豨去那宗室家托生，做着個劉備。這三個分了他的天下。曹操篡奪獻帝的，立國號曰『魏』；劉先主圖興復漢室，立國號曰『蜀』；孫權自興兵荊州，立國號曰『吳』。三國各有史，道是『三國志』是也。

從這曹操開端篡漢，在後司馬懿也學他這局段，篡了魏；隋楊堅篡了周。煬帝弑了父親，淫了父妾，自立爲帝，荒淫无度；靠他混一天下，張着錦帆，造着迷樓，一向與妃子遊蕩忘返，便饑饉荐臻，盜賊蜂起，都不顧着。邵康節有詩道是：

螻蟻人民貪土地，沙泥金帛悅姬姜。

煬帝恁地荒淫无道，那唐公李淵起兵入長安，向地名江都將煬帝殺了；立他代王名侑的做皇帝。尋受隋禪，革命爲『唐』。秦王名世民的，將那哥哥太子建成殺了，傳位爲皇帝，號做太宗。自登極後，從魏證之諫，用房元齡、杜如晦做宰相；用李靖、蔚遲敬德做將帥。正觀年間，米斗三錢，外戶不閉，馬牛孳畜，遍滿原野。行旅出數千里之外，不要賣帶糧草。蠻夷君長，各各帶刀宿衛，係頸闕庭。一年之間，天下死刑只有二十九人。當時恁地太平！

太宗皇帝一日宣喚袁天綱入司天臺觀觀天文，推測世運。袁天綱在司天臺无事，把那世數推驗，做一個圖讖。正在推算，忽太宗到來，謊得袁天綱疾忙起來，起居聖駕。太宗待觀他算個甚麼文字，袁天綱進前將太宗背推住，叫：『陛下！不要看覷！』便口占一詩道：

『茫茫天運此中求，世代興亡不自由。

萬萬千千說不盡，何如推背去來休！』

袁天綱道：『天地萬物，莫能逃乎數。天地有時傾陷，日月有時晦蝕。國祚之所以長短，盜賊之所以生發，皆有一個定的。數在其間，終是彈避不過。』那讖上分明寫出兩句來。道個甚麼的？

非青非白非紅赤，川田十八無人耕。

且說袁天綱這兩句是一個字謎：非青非白非紅非赤，莫是個黃的色，這是『黃』字分曉；川田十八，這是個『巢』字分曉。只因袁天綱寫下了這兩句識了，直到大唐第一十八個的皇帝，喚做僖宗皇帝，小名做僊，在後改名做儼，是懿宗皇帝的第五個兒子，初封普王，咸通十四年七月，懿宗崩，有左右神策護軍中尉劉行深、韓文約兩個，策立普王即皇帝位。大赦天下，改年號做乾符元年。是時僖宗年才十二歲。自僖宗登極後，關東連年旱乾，田禾不熟，百姓飢餓，流徙四散。嘗有翰林學士盧攜上表，表文曰：

『臣聞國家之有百姓，如草木之有根柢；若秋冬培溉其本根，則春夏枝葉榮茂。切見關東境內，連年旱災，禾稼无可割刈，所至饑荒，人无依倚，待盡溝壑。朝廷雖加存卹蠲免，餘稅實无可徵。而州縣文移督趣甚急，動加捶撻。雖撤屋伐木，雇妻鬻子，僅可供給催租吏卒酒食之費。朝廷倘无實惠撫存，百姓委實生受。乞勅州縣，凡有民間一切逋負租稅，盡與住徵，仍開發義倉，亟加賑給。庶人蒙實惠，如解倒懸。臣愚昧死謹言，伏候 睿旨！臣盧攜表上。』

僖宗方在幼冲，縱有忠臣直諫，怎生省得？只靠那丞相路岩，排行喚佐路十的，處置軍國大事。奈緣路十蒙蔽聖聰，向僖宗根前只奏道：『四境无虞，兵戈頓息，四時順序，禾稼豐登。』

卻嫌着盧翰林進那一表，奏道：『盧攜妄奏災旱，熒惑聖聽，合該賜死。』使那宣使矯詔去賜盧攜死。密令差去的人員，剔取他結喉三寸以進，驗他死的虛實。朝廷行着這般政令，无一人敢奏事進言。

到那十一月，有那秀才王仙芝，是那鄆州人氏，同着那濮州秀才尙君長、齊州王璠、維州楚彥威、淄州蔡溫玉，因就試長安，試官只取勢家子弟應選，這幾個秀才皆是寒族，怨望朝廷。爲見蝗蟲爲災，天下饑饉，遂結謀聚衆，在那鄆、曹、濮三州反叛。在那地名長垣下了硬寨，真個是：

不向長安看花去，且來落草佐英雄。

王仙芝倡亂之後，遠近從亂的都來相附爲盜，剽掠州縣。蓋是世之盛衰有時，天之興廢有數，若是太平時節，天生幾個好人出來扶持世界；若要禍亂時節，天生幾個歹人出來攪亂乾坤。

且說曹州冤陶縣，有個富人黃宗旦，家產數萬，販鹽爲生，喜聚集惡少。是那懿宗皇帝咸通元年上，黃宗旦妻懷胎，一十四個月不產。一日，生下一物，似肉毬相似，中間却是一個紫羅襖裏得一個孩兒，忽見屋中霞光燦爛。宗旦向妻道：『此是不祥的物事！』將這肉毬使人

攜去僻靜無人田地拋棄了。歸來不到天明，這個孩兒又在門外啼叫。宗旦向妻子道：『此物不祥，害之恐惹災禍。』遣伴當每送放曠野，名佐青草村，將這孩兒要頓放烏鳶巢內，便是攔下來，他怎生更活！過個七個日頭，黃宗旦因行從青草村過，但聽得烏鳶巢裏孩兒叫道：『耶耶！你存活咱每，他日厚報恩德！』宗旦使人上到巢裏，取將孩兒下來，抱歸家裏看養，因此命名佐黃巢。黃宗旦又向妻子說了孩兒啼叫的事一遍。其妻道：『這個孩兒真個作怪！若不與吾宗，定是滅吾族。莫若傍今殺了，斬草除根，萌芽不發；斬草若不除根，春至萌芽再發。』黃宗旦道：『天要壞我家門，殺了這孩兒是逆天道。且養活教長成，看他又作麼生？』不覺年至十四五歲，身長七尺，眼有三角，鬚毛盡赤，頰牙無縫，左臂上天生肉騰蛇一條，右臂上天生肉隨毬一個，背上分明排着八卦文，胸前依稀生着七星鬘。自小學習文章，博覽經史，性好舞劍，會把劍向空擲去，一劍須殺一人；又會走馬放箭，每發一箭，不差毫釐。輕財好義。一日，有一道士過門，將一口劍送與黃巢，稱道：『上天賜與黃巢。』道罷，不見道士去向。黃巢得這一口劍，號佐『桑門劍』。子細觀時，劍上有『混唐』二字。乾符二年，朝廷降詔興賢。黃巢一見，心中大喜，這是男兒立功名之時。真是：

降下一封天子詔，惹起四海狀元心。

黃巢一日辭了爺娘，選下了日，直往大國長安赴選。黃巢登程後，免不得飢餐渴飲，夜宿曉行，來到長安，討一個店舍歇泊。明日到試院前打探試日分，到試場左側，已知得日分了。

歸歇泊處來，等候得赴試日已至，同士子入試場，把十年燈窗下勤苦的工夫盡力一戰。試罷，出試院等候開榜。等至三日，更無消息。黃巢意中驚疑，未免且去探榜。行得數步，探聽得試院開榜了，却是別人佐了狀元，別人佐了榜眼，別人佐了探花郎。黃巢見金榜無名，悶悶不已。拈筆寫着四句：

拈起筆來書個字，多應門裏又安心。

囊篋枵然途路遠，恁皇何日返家門？

黃巢因下第了，點檢行囊，沒十日都使盡，又不曾做甚經紀，所謂：床頭黃金盡，壯士無顏色。那時分又是秋來天氣，黃巢愁悶中未免題了一首詩。道是：

柄柄菱荷枯，葉葉梧桐墜。細雨洒霏微，催促寒天氣。

蛩吟敗草根，鴈落平沙地。不是路途人，怎知這滋味！

題了這詩後，則見一陣價起的是秋風，一陣價下的是秋雨，望家鄉又在數千里之外，身下沒些個盤纏，名既不成，利又不遂，也只是收拾起些個盤費，離了長安，待前途□打聽□□，意

下謁那賢豪，討些津發，奔歸鄉里。行了數十日，來到宋州碭山縣，小地名午溝里。打聽得那裏有一個朱教授，小名喚做朱誠，在鄉里開設學館，將五經教導百十個徒弟，一鄉都叫他做朱五經，做了那小學的師父。黃巢思量：『咱每今番下了第，是咱的學問短淺。明日寫着榜子，做着一首詩，去見那朱五經，問他學習些個。』那詩道：

百步穿楊箭羽疎，躊躇難返舊山居。

鰕生欲立師門雪，乞授黃公一卷書！

朱五經看了這詩道：『秀才，您每下第不歸故鄉？小生慣誦經史，教導鄉里徒弟，無過是教他學習個孝弟忠信的道理，識認得個三綱五常。如門下高作末句，願學黃石公兵法，覩賢丈夫志氣不凡，非小生所敢與聞。』黃巢道：『小生意下不是恁地說。爲見而今世界不是修文時節，小生赴選長安，取的三名，不是權勢子弟，則是豪富兒郎。咱每寒酸貧儒，縱有行如顏、冉，文如班、馬，也不中選。看來只好學取長槍大劍，乘時作亂，較是活計。咱每貧儒，處這亂世，飢來有字不堪餐，凍後有書怎耐冷？便如師父平日無書不讀，直是皓首一經，也不得一名半職。便在鄉里教着徒弟，也濟得甚事？』朱五經道：『分明是如賢所教，但是小生自小兀坐書齋，不諳其他生活，只得把這教學糊口度日，爲之奈何？』

朱五經有三個的兒子：第一的名做全昱，第二的名做存，第三的名做溫。各自小年不肯學習經書，專事遊手好閑，平常間喫麪酒，使大棒，交遊的是豪俠強徒，說話的是反叛歹事。在屏風後倒臥，忽聽得黃巢向他爺說着那使槍使劍的話，心下快活，思量這人也是個好漢，未免出來與他廝見。朱五經向黃巢道：『秀才无事，且在家裏閑坐，待討些盤纏相贈。』那朱溫、朱全昱兄弟，每日間邀取黃巢出去閑走。一日，黃巢見有一鴈飛從天外來，黃巢拿起一張弓，滿如弦月，放一隻箭，快似流星，將鴈兒左翼射過，從半天攔下來。鴈口中啣得一紙文字。黃巢未見那文字時，萬事都休，才見了那文字後，十分惡氣上心來，鐵石萬鈞也遏不□。那紙上寫着個甚的？道是：

四邊雲霧迷，黃巢□□□。

丈夫四方志，急急奔仙芝。

黃巢看了這首詩，道是：『詩中意義，是教咱每去投奔王仙芝也！』那時王仙芝在曹、濮、鄆三州作亂。『曹州是咱每鄉故，待奔歸去，又沒果足，怎生去得？』那朱溫聽得恁地，說道是：『賀喜哥哥！射鴈得詩，分明是教取哥哥行這一條活路。便无果足，又做商量。咱三個兄弟，且去買些個酒喫了，却做話說。』見那酒店前掛着一個酒望兒，上面寫四句詩道：